



球迷有很多种,我属于那种就图个热闹的伪球迷,要是自己一个人看球,非闷死困死不可。特别是世界杯,基本都搁在跟我们有若干小时时差的国度举行,我往往是先干点别的熬到后半夜,等到裁判的开赛哨声一响,就酣然入梦。

像我这样的,必须要扎堆看球才行。

1994年美国世界杯时,我参加工作没几年,周围一堆男光棍。世界杯到了,大家就商量,要一起看球。

单位分给我的单身宿舍比较豪华,尽管没有水房厕所,需要拿着一个塑料桶去隔壁一栋楼拎水,捎带着解一把手,但地方够大,加上吃集体食堂的未婚男人

占地面积不大,所以装十来头不成问题。并且,搬进来之前单位的行政处还把地面给油漆了一遍,拖两遍之后,便光可鉴人,铺上凉席报纸,就能坐能卧。大家每人上缴三十块钱,凑成一个世界杯基金会,购置了电炉、方便面、饼干、辣酱、腐乳、咸菜和扑克牌,还有一些麦乳精啥的,简直就是共产主义的幸福生活了。

还差一样:电视机。宿舍里本有一台小黑白电视,但这显然与共产主义的生活质量不符。我便去央告与我同事的大师兄。他成家不久,有一台彩电。现在想起来,我们的要求是有些过分的,但大师兄当即答应下来。他经常在麻将桌上暴卷我们,性情极其

野蛮,加之婚后体型走样,向猪的方向发展,还姓林,于是我给他起了个侮辱性的外号:野猪林。不过等把他的电视搬进我的宿舍,调出影来,基金会的同仁再见到他,便恭敬地叫成了“林哥”。

美国世界杯就这样开始了。等待开赛的时间,我们用来打拖拉机,输方负责维修屡坏屡用的电炉,以及去拎水;胜方则可以占据一个比较好的位置,四肢非常舒展地看球。我看球将近二十年了,美国世界杯是我看过的最完整的一届,当然得益于这样的集体观球生活。

唯一没有料到的是,我的宿舍是在一层,地上阴湿无比,战士们一个月多月熬下来,几乎全都落下了病根。优秀的球迷多是坐

着看球,最多就是拉几天稀,偏有一些赶时髦的家伙也来入伙,大呼小叫地打完拖拉机,一开赛就躺倒在地呼呼睡去。这些家伙几年后基本都得了肩周炎。

我们的上班时要求并不严格,大家多是在曙光降临的时候回各自的床上睡一上午,中午起来去食堂打饭。球友见面,总要打声招呼,这个用山东快书的腔调来一句:“闲言碎语不用说,表一表好汉贝贝托。”那个嚶吁一声:“闲言碎语不用提,表一表好汉马尔蒂尼。”

世界杯期间,单位还要参加有关部门组织的歌咏比赛,我也被抓了壮丁。唱着那些熟极而流的歌曲,我格外带劲。

那次歌咏比赛,就像巴西队一样,我们夺取了冠军好处多。(摘自新浪“读库”微博)

## 千明楼

朱晓荔

千明楼乃家父朱龙湛的斋名。在我记事起就见到父亲书房里高高挂着一块匾额,玻璃框内是一张陈旧的洒金纸,题着“千明楼”三个大字。落款荣得其。其意是家父矢志搜集千部明版书籍。

至“文革”前家父已收藏明刊有四百多版,清刊一百多,还有二十四史,资治通鉴全套以及古今书画碑帖。如万历年刻本琴谱合璧大全,汲古阁刊本云林诗集,明成化本贞观政要,明弘治居易堂集,明嘉靖刻本西汉文鉴和春秋繁露,永乐刊本俊庵集,越绝书,石仓诗集,明刊逸书,等等。

在我记忆中,我家最多的就是书。除了书橱书柜书箱壁橱全是书,樟木箱也是放书画的。还在壁炉两旁做了壁垄,从地板到天花板层层搁板放满了线装书,用帷幔拉起来。每套书都夹有小楷写的宣纸标签。我从小就爬楼梯帮父亲拿书;父亲会指明大约位置,让我报出书名,对了就把书抽出来,标签留在原处,以便下次放回时容易找。后来我出嫁了,回去时父亲总有已写好的单子让我取书归书。再后来我去了美国,父亲写家书时一直叹息:现在拿本书都没办法了。我心里很难受,到1995年底我写信给父亲说绿卡不久就下来,准备回沪几个月陪伴膝下,并要重整书屋。想设计成图书馆的格局:一间房专设立相放书,随手可取。父亲非常高兴回信说:“此愿久矣,做成了功德无量,阿弥陀佛。”

遗憾三个月不到,半夜噩耗;亲爱的父亲突然撒手人寰。这种锥心的哀痛难以言表,至今萦绕我心怀。父亲本是一位史学者,他撰写了多位现代企业家的史料:如棉纺巨霸荣氏企业史,大隆机器厂广庆祥发家史等等。父亲自幼受祖父教导,琴棋书画传承了书画。青年时代入荣氏企业辅助荣德生总经理。解放后以研究史料为主,受聘于社科院,直到退休才重拾画笔。一直在区政协老年书画社当主任。直至去世,没有一天不在研究他的书画和收藏。18年过去了,父亲的音容笑貌犹在眼前。我想起小时候父亲分别教我们子女书法、古诗、篆刻、绘画。但少年时我们都懵懵懂懂不用心。长大各奔东西,以致不甚了解父亲的收藏,没有好好传承父亲的文化,千明楼如今空空如也。作为千明楼的后人我深感痛心。

我知道收藏是父亲一生的挚爱,他曾告诉过我们他的大半生积蓄是用在买书画古籍、善本碑帖上了。所以我1997年回沪葬父期间看到几处拍卖行刊物上满是父亲的收藏印而欲哭无泪。后来又在孔夫子网上看到父亲手迹,回国在地摊上见到残片。父亲的心血就这样流失让我汗颜……

我是成年后才在父亲的引荐下拜申石伽为师的,算是稍懂一些皮毛吧,一直有心为家父开个遗作展却苦于没有实物。今年是父亲的百岁诞辰,我想借此呼吁:望有千明楼藏品的有识之士能提供照片,可以让我为家父出版一本纪念册,在此先拜谢了!

儿子家中的有线电视机电盒装得较早,有次在那和孙子一起观看,用遥控器控制换台,我总是抓瞎。孙子说:“爷爷,如果你要从2频道转到3频道,不能按向上箭头,反而是按向下的箭头,我家的电视遥控器‘上就是下,下就是上’。不好意思。”后来我家也装机顶盒了。安装调试完,小师傅照例对我“培训”一番。奇怪的是,这个机顶盒同样是“上下颠倒”的。小师傅根据经验,早早就看出我有点想法,说:“都是这样的啊。”当然,他没说不不好意思。



前几日,传来消息,巴黎塞纳河上的艺术桥被连心锁压得“透不过气”,部分护栏不堪重负被压垮,导致整座桥被迫关闭。

说起来,其实挂个爱情锁的景点,并非独此艺术桥一家,远一点的有意大利罗马米尔维奥桥,据说也是面临塌陷的边缘,近一点的有中国黄山,那真是数十年勤勤恳恳承载着几辈人关于天长地久的许愿;热一点的,有全智贤和金秀贤在《来自星星的你》里面去的韩国南山爱情墙……

但是全世界爱情锁景点都面临着同一个危机:快塌了!回到巴黎,有好事记者掐指一算,艺术桥上的每块护栏都承载着半吨重的“连心锁”,啧啧啧,半吨重!爱情真的有那么重?真的有的——我也曾在观展巴黎圣母院,遐想艾斯米拉达的万种风情之后,徜徉塞纳河畔,走上艺术桥,掂一掂那一排排五颜六色造型各异爱情锁的分量,真重啊。同行的前辈问,要不要在热情吆喝的小贩手中,买上一把爱情锁,锁住平安圆满:“你们小年轻应该最喜欢这些浪漫的东西。”

才不要跟风呢!费钱,无用。倒不是已经对“浪漫”这一行为完全免疫,而是觉得,所谓爱情,本来就既不该“锁”,也不该“重”。

女人,尤其是上海女人,大概都接受过这样的劝诫:“你要管好他的人,更要管好他的钱!”动机大多是出于琐碎的善意,效果也可能差强人意,但无

那天,是孩子结婚的大喜日子。可是时间已过,婚庆仪式却迟迟不能开始,因为证婚人还在路上。我正心焦时突然看见一个熟悉的女士匆匆地快步走入大厅,啊证婚人陈教授终于到了!司仪宣布婚庆仪式正式开始。一下子,婚庆现场安静下来。

“尊敬的来宾,大家晚上好!我所了解的这对新人都是80后的大学生,他们在同一个城市、同一所大学、同一个专业、同一个教室学习,有相同的志向和爱好,我们学院培养出这样出色的大学毕业生而感到无比骄傲。”陈教授上台后那清晰响亮、妙语连珠的证婚词,赢得了嘉宾们阵阵掌声。但是谁也不会知道,陈教授姗姗来迟的背后故事:

那天下午,陈教授因参加学校教代会离校已经很晚,偏偏赶路的小车在

论怎样,也不是我要的。

爱人不是珍禽异兽,关在金笼子银网子里好吃好喝伺候着就可以安享一生。爱人是聊天时的辩友,翱翔时的伙伴,战斗时的帮手。是的,也许生活本来就是战斗,要“争”,争一点名利,争一个更好的生活条件,争一份属于自己的话语权。人家或是鸿鹄,你偏偏要以燕雀之志框死了他,眷侣也变了怨偶。但与入斗,已是万不得已,与爱人斗,真真脑子进水。锁住了,一起原地踏步,以为不退则进。放开了,一起纵横四海,日子过得带劲。你要问不锁的话万一丢了昵?丢了,就不是你的,情已至此,是哭得背过气去也改变不了的事实,何必捧着死透透透的标本当宝贝?

很多人又以为沉重的付出是爱情的本质,掏心挖肺,热腾腾地端给人家,只求对方笑纳即可。拜拜,真心不能断肢重生,随随便便一给再给,你当自己是鸡鸭血汤那般有心肝么?眼见过不少人在爱里变成了重量级杨丽娟,逼得人都快窒息了。

想想看,一千朵玫瑰一万支烟花,在小说里不过是两句话,换成电视剧电影,制作成本就要逼死制作人,遑论移植到生活中呢?

爱情不是无私奉献,不是无限浪漫,爱情是相对的笑意、相处的惬意、心里的暖意。

沉重的锁,只能让爱情的桥濒临坍塌。相处之道,别太事儿,无事一身轻。当我们离形式远一点的时候,也许,我们会离本质近一点。

南北高架上抛锚,一会儿故障排除了陈教授继续赶路。怎么也没有想到小车第二次抛锚,陈教授马上下车向执勤的交警求助。好心的交警因急于去处理交通事故便与一辆过路小车司机商量,小车司机二话没说就请陈教授上了车,他沿途顺路接了女朋友后,双双带着陈教授继续赶路,直至将陈教授送到婚礼现场。

一人有难,众人帮助,陈教授感动于小车司机热心肠;而我和孩子们还为陈教授高度的责任心而打动。这场婚礼因为有了这段精彩的小插曲而将永远留在孩子们和我的记忆中!



张文元  
必须是圆的东西  
(成语)  
昨日谜面:基层工作,不可小觑(四字股市用语)  
谜底:看高一线



前几天,我应邀参加上海评弹团七四届同学聚会。席间充满欢声笑语,望着秦建国、徐惠新、范林元、郭玉麟、倪迎春等老朋友,我欣喜万分,感慨良多。

父亲喜欢评弹,每次听书,总不忘带着我。我也乐意跟他去书场。原因在于,虽然当时听不懂说书的内容,但是,觉得吴依软语好听。吸引我的还有各种零食,什么豆腐干、盐津枣、甘草黄连豆、五香茶叶蛋、玫瑰水瓜子、清凉薄荷糕等等,品种很多,味美可口。开书前,父亲让我挑选几样零食,陪他听书。日长时久,我的注意力逐渐被说书先生所吸引,对评弹产生了兴趣。

父亲给我说过不少有关说书先生的传说,使我领悟到:评弹艺术源远流长,雅俗共赏。多少年来,从艺者醒世娱众,敬业崇德,精益求精,才造就名家大师辈出,精品佳作无数。真所谓:击醒木,动天地,泣鬼神;弹弦索,振人心,感肺腑。持一柄纸扇,如壮士横枪行走戈壁大漠;舞一方手帕,似娇娃诉说世间儿女情长。从艺者举止文雅,谈吐高雅,作风儒雅,因此,被老百姓尊称为说书先生。

“文革”后期,为了解决曲坛后继无人的状况,人民评弹团开办了学员班。这批学员很幸运,他们在特殊年代得到了蒋月泉、严雪亭、吴子安等名家大师的口传心教。当时,这些大师被剥夺演出权利,做些看门房、泡开水等后勤工作。一旦安排他们授徒,无不悉心辅导。

学员多数来自市郊,从未接触过评弹,因此,连苏州方言都不会讲。负责说表的严雪亭先生不厌其烦为学生整音。负责弹唱的蒋月泉先生不仅手把手教学生演奏乐器,还逐字逐句教授唱腔。为了提高方言水准,老师们带着学员到苏州人民商场站柜台,到铜材厂劳动,吃在食堂,睡在蘑菇棚,虽然吃了苦,终于成了材,因此,带教老师功不可没。

当时,我在工厂工作,隔壁就是第一人民医院。一天中午,我在食堂吃饭,听到邻桌老朱操着苏北话发布信息:“评弹团学员们学习了两年多,排练了《一把手水刀》等新节目。过两天,要到第一人民医院来演出啦。”这下热闹了,师傅们异口同声问:“能让我们去听书吗?”老朱嘴角露出一丝笑意:“想听书,跟我走。”众人不信:“依有把握?”老朱轻声说:“从后门进去嘛。”有人提醒他:“后门不开的,因为旁边是太平间。”老朱胸有成竹地说:“笃定,管太平间的老头是我娘舅。”看着老朱那半明半假的表情,大家不由得笑了起来。有人问老朱:“你明明是苏北人,怎么会喜欢苏州评弹?”老朱手指着鼻子说:“我再次声明,本人祖籍是苏州城外北门人。”众人哄堂大笑:“苏州城外北门人,不就是苏北人吗?”老朱狡黠地笑道:“我学习说书先生出嚟头呀。”两天后,我跟着师傅们去医院听书。这批小先生形象青春靓丽,表演也很认真,但是并不精彩。可是,观众反应很强烈,掌声叫好声不断。工人师傅快语:“不错,这批小先生是好苗子,多吃些奶水,一定会出响档大先生。”

四十年过去了,小先生们没有辜负观众的期望,有的活跃在书坛,以继承流派唱腔为特色,有的从事创作,以编写探索现代人心态为特征,有的甘当人梯,以授艺课徒为特长,有的虽然离开团队,依然为评弹艺术作贡献。从天真活泼的小先生到功成名就的大先生,即将晋升到德高望重的老先生,这是需要外修形容,内练真功,敬业爱业的精神来作为支撑的,这种精神值得我学习。

